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二集

### 第一回 李按察升官當重任 柳中軍殺賊顯英名

詞曰：英雄無運便埋藏，神劍掩光芒。有人提挈，方能振拔，緣福要相當。試思鸞鳳棲巖壑，垂翅又何妨？一旦飛騰，羽儀王國，方信是嘉祥。——右調《滿園春》

前集說那凌駕山在褚愚家與魏義相遇，便欲進京，卻憶念著樓頭女子及石、柳二人，一時不能割捨，又因褚愚苦苦攀留，只得住下。褚愚不時差人往外打探賊兵消息不題。

且說兗州城中許參將見賊兵攻城雖急，只是按兵不動，知府各官來催了兩次。一日，乃聚集牙將，點齊兵馬，下令出西門廝殺。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許參將統領軍將，殺奔前來，正遇苟黑漢大隊。兩陣對圓，射住陣腳。許參將橫刀立馬於旗門之下，喚賊人打話。苟黑漢揚鞭出馬，左右列下三四員賊將，鞭梢指著許參將說道：「某家因山寨缺少糧草，欲於兗州府庫中借些錢糧。大兵已到多日，不見輸納，今反出兵抗拒，是何道理？」回顧左右道：「誰去先見一陣？」言未畢，左腋下一騎飛出，眾視之，乃李通是也。許參將大怒，正欲出馬，只見牙將薛千總舞刀拍馬，大叫：「吾來也，賊將看刀！」兩人一往一來，未經十合，李通舞動畫戟，使一個青龍入洞勢子，望薛千總心窩裡直刺入來，薛千總迴避不及，叫聲「不好了」，正中個著，戳透胸膛，死於非命。賊兵剿去首級，賊眾大聲喝采。

許參將不勝忿怒，舞刀向前。李通橫戟敵住，左迎右擋，若不經意。許參將自付：「此賊戟法頗精，當以小計破之。」便掩一刀，撥馬刺斜便走。李通因刺死薛千總，心驕氣傲，認做許參將真來，大叫：「不要走！」飛馬趕來，一枝戟正在許參將後心搦戰。官陣中個個嚇呆了，亂叫：「老爺快些轉馬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許參將拿定筋節，按定膽的，料賊將追個較近，回身大喊一聲，手起刀落，李通早已揮為兩段！乃催動官軍，兩邊混戰。自午至申，各自收兵。

許參將入城，計點軍士，殺傷一百餘人，心下好生納悶；打發各牙將去訖，傳下令箭，四下緊守，自己獨坐中堂，默默不語。逼真景況。心裡躊躇道：「前日知府等官來催我兩次，我卻滿口道是不難，我心上也料定這些土賊，滿指望一陣成功；不料今日反折了一員官將，又殺傷了百餘軍卒，卻叫眾官笑我。若明日相會各官時，如何是好？」心下只管氣悶，愈不自在。

時已一鼓有餘，輾轉無聊，走下堂，來到簷前泊水下，只見黑影裡有一人切切私語，許參將喝道：「誰在這裡講話？」只見有人在黑地裡走開，景狀絕妙。許參將大怒，再喝一聲，寫得許參將一肚氣悶，直現紙上，卻又筆筆為李績生姿。方有一個兵廝，走上月台跪下。許參將叫到案桌邊，自己坐下，正要喝問情由，只見那兵廝戰抖抖的伏在地上，手裡擎著一個護封，稟道：「早間，正老爺出兵的時候，有寓在報恩寺的按察李老爺，差管家齎書一封在此。小的因老爺出兵，不敢投遞；方才又見老爺天威震怒，與同伴商議，欲上堂稟投，不意觸犯老爺，只求饒恕。」許參將接了書，叱退小兵，心上猛然會意，想起一個機會，暗喜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這李績在福建時，流賊作亂，他能調撥將士，剿撫各得其宜；後來單身入賊營，諭以大義，賊皆平服，因此上名著一時。今雖告老歸家，朝廷曾有旨意，有用處不時起復。他今現在報恩寺中，我正憂土賊強悍，何不出一角文書，到省中王按台處，備說李績才能，等王按台出一薦用本章，令他剿賊，調兵救援，有何不可！」就在燈下拆開書來，從頭一看，不過是候問的話，及問土賊的消息，沒有怎麼干係。許參將隨即退入書房，令書記寫了文書。

到次日五更，出堂升座，眾將上堂參見。許參將道：「我有一角緊急公文，要差一能幹的將官，前往省中按院王老爺衙門投遞。本參府看來，還是中軍官曹虎山可以前往；即速披掛，本參府護送出城，你須單身前去。」曹虎山不敢推辭，答應了，領了公文，貼身藏下。許參將統兵殺出賊營，仍回城中。

且說曹虎山飛馬前行，不則一日，到了省中，將公文往巡按衙門投遞。是時王巡按連日接得四路告急文書，正在憂疑無主，一見許參將文書，不勝大喜。這時山東正缺巡撫，隨即寫下薦舉本章，差員星飛齎奏；一面撥軍三百，令游擊周泰同曹虎山先回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兗州府城下，早有賊兵阻住，兩下混戰。許參將在城上，望見正北上煙塵抖亂，料有救兵前來，忙整軍出城接應。賊兵見官軍裡應外合，不敢懸戰，讓開一條大路。許參將接著官軍，早有曹虎山先來說知，一同周泰入城。周泰道：「王老爺令下官先來，同將軍只宜緊守，以待旨下，再行商議。若有俞允聖旨，王老爺說，自差官將護送前來，將軍不宜妄動。」許參將依允。當下設席款待，借民房暫作公署，與周泰存紮。

歇過數日，王巡按果撥官兵，護送齎詔天師到來。賊兵四散打糧，兵微將少，不敢交戰。官軍到北門外叫門，許參將知是天使，慌忙開門接入，到府堂歇下。巡按差官先將公文遞與知府，拆開看時，知是朝廷已准了王巡按本章，升授李績做山東巡撫，調兵剿賊。知府忙令巡捕官飛馬往報恩寺請李績接詔。

李績正在樓上與麗娟閒話，只見家人等慌忙到樓上傳話：「有官到來，請老爺到府堂接詔。」李績吃了一驚，不知如何詔旨？然見有官員來請，料非凶兆。不敢怠慢，疾忙整衣上馬，跑到府前。早見各官前來迎接，打恭賀喜。李績愕然道：「老夫有何喜可賀？」許參將道：「朝廷有旨，超遷老大人榮爵，豈非大喜？」李績聽了，方才放心，下馬走上堂來。香案已是排下，趨前俯伏，各官亦依次跪下，齎詔官開詔宣讀，略云：

「陳臬宣獻，雖素著外台之望；除凶剿寇，宜暫膺長子之師。茲爾原任福建按察司按察司使李績，澤流閩越，智殄妖邪。朕久注名中省，俟用遷擢。不意山東州竊，弄兵潢池。今特拜爾巡撫山東、兵部右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唯賴賢卿大展神謀，滅此朝食。朕當側席省膳，以候好音。嗚呼！群魔烏合，固無煩於六師；閩外專徵，自鄭重於一將。」

宣詔畢，望闕謝恩，然後與齎詔官相見。李績乃謂各文武官員道：「老朽無才，謬叨此任，全賴諸君協力，庶使老朽無負朝廷。」各官俱打恭稱謝。知府隨即設宴款待天師，兼賀巡撫。歇過一夜，李績即寫了謝表，差員同天使一齊進京，許參將整點人馬，護出城去訖。

李績便擇後日公座，一時沒有衙門，就在參將衙門權聽為公署，許參將立刻移出，另居房。各官便送進衙役，權聽差使。李績便一面在報恩寺，移取家財。是時覺性的趨迎，自不消細說。

李績在寓內打點，偶然走到花廳裡，只見柳俊在彼，同王忠說話。柳俊一見，便走過來磕頭道：「李老爺高升，小人特來磕頭賀喜。」李績扯起道：「我今移居去了，你卻獨居在此，我衙署內頗多餘屋，你何不也隨我移去，暫住何如？」柳俊道：「老爺部院衙門，是關防緊密之地，小人一時不知，反教我家相公焦躁，那就不便了。」李績笑道：「這一些不難。我叫你去，卻有個原故：我衙署內房屋寬敞，沒有多人在內存紮，誠恐易生他變，這是一也。我家人在此無多，若在部院衙門，便有許多事件，不能料理周備；就是各官送來衙役，不過權聽差遣，總不是撫院本衙門的吏書承舍，只好在外打點，直待賊兵退了，然後這班人自從省下前來，方得入城跟隨辦事。你前日曾說弓馬頗精，後又見你知書識字，我心下好生歡喜，故此叫你去住，也好替我料理。若說部院衙門，恐有關防，不便出入，不知目下當此兵務倥傯，軍機不能刻緩，早晚事情不時欲發，有甚不便？若說你相公歸寓，一時你不知道，正不知賊人消息衙門內時刻曉得，一等賊退，我便差人到瑞光寺探問；那時你相公進京，原等你隨着去，難道我羈留你在此麼？」柳俊心下一想，果是有理，乃道：「蒙老爺提喚，敢不從命。」李績好生歡喜。

當下柳俊把主人行李原放寓內，一一與覺性眼同了，將角門鎖好，就將部院封條黏著；自己的行李馬匹及衣囊盤費，一總打點停當，就同著家人們的行李，一齊發棧，送進衙門。

發棧既畢，然後大轎小轎接取家眷。麗娟與蘭英等一齊上轎去訖。然後執事人員抬著八轎，迎接公座。李績就在大殿上上轎。前面一對對旗幟鮮明，香花鼓樂，絢赫非常。覺性率領合寺和尚跪送，自大殿旁跪起，直到山門下，排得整整齊齊，一個個光著腦

袋頂一爐好香。自大殿旁起，直至山門下，見得寺僧之多。李績也看得覺性是這等勢利的人，由他做作。到山門外，各文武官弁一總穿著吉服，齊齊打恭迎接。不一刻，到了公署，公座畢，各官參謁過，退入私衙，縣官送進供應。

李績此時有軍務在身，沒心腸說及閒話，這收留柳俊之事，也總不曾在麗娟面前說知。到是麗娟曾聽得家中僕婦們偶提起，說老爺收一個小廝，暫在衙內料理，不知是姓劉，原是有家主的；有個說，就是同寓山家的小廝；有個又說不是。麗娟是小姐家，不便細問這些閒話，即蘭英有些曉得，進來傳說，也不過是這等的意思。麗娟又為山鼇酬和之事，說到山家小廝，反不便提及了，便於蘭英面前亦不推求。這正是：

女子嬌羞分所宜，外邊情事不須知。  
本來閨閣千金體，也為心虛怕起疑。

且說李績明日吩咐王忠看守宅門，袁應在耳房檢點文書，其餘家人各有執事，就留柳俊與袁應一同料理。少頃開門，各官進見。李績道：「今土匪如此猖獗，久圍不退。前日王老爺處文書到來，說鄒縣與邳州俱破，濟寧、宿遷勢俱難保，東平一枝人馬又在鳳山剿滅餘黨，不得前來援助，如此四路告急，各處俱聞風自守，並不發兵。汝等有何高見，殺退此處賊兵，然後移剿諸路？」眾官默然不語。許參將出外答應道：「今賊圍本城，將有一月，想他糧草將無；不如再待數天，等他糧盡，烏合之眾，糧一盡則計必窮，然後出兵，一擊必破；乃以此得勝之兵，移剿各路。愚見如此，不識老大人尊意若何？」李績大笑道：「原來只是如此高見。目今各路告急，若依你只發兵出戰，倘再失去了地方，賊勢愈熾，那時只怕兗州城也守不牢了。且依你說等他糧盡，不知再等幾天才可？」許參將低頭不語，各官俱面面相覷。李績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

坐了許久，走入私衙，已是黃昏左側。丫鬟擺上酒來。口雖吃酒，心下好生不快。麗娟道：「爹爹為何不樂，這般憂形於面？」李績沉吟不語。麗娟道：「爹爹有事，可好與孩兒說知一二，莫不為著賊寇事情麼？」李績道：「此事非兒女子所知。」麗娟也便不再問。見得收留柳俊一事亦不與麗娟說知。李績吃完酒，用過晚飯，步出後堂。小廝取燈來照著，李績喝退，獨自一個，扶著萬壽藤拄杖，到庭心裡閒步。情景可慨。

只見一人從迴廊下走來道：「老爺此時為何獨自在此？」李績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柳俊。因問道：「你為何不睡？」柳俊道：「聽得老爺在此，故來伺候。」李績尋思：「這小子頗亦曉事，他與袁應在一處，袁應不見面，他卻走來伺候。」乃道：「當此月明，不忍早睡，故此閒步片時。」瞞得趣。柳俊道：「老爺當此重任，意中必有所屬；豈比尋常閒暇時，可以吟風弄月？」料得確。李績乃歎口氣道：「汝言雖不差，但我心中之事，汝要問他則恁！」柳俊道：「某誠賤品，然亦或能解紛一二，老爺試說何如？」李績見他語言有異，矍然道：「前日我一見你，固知你是一個不遇時的豪傑，今觀汝意，果不尋常。但今日我意中所屬者，即此土賊之事。目下盜賊四起，百姓流離，朝廷使我征剿，卻少幾員良將，不能立功；倘如賊勢猖狂，我反束手待斃，豈不誤國誤民，貽羞天下！今日召集眾議，別無良策，止有許多將略說幾句，卻都是畏刀避箭之言。因此上我心中不樂。」柳俊道：「這主見差了！這般算計，在許參將身上，不過一方干係，嬰城自守，也還是個下策；老爺卻是奉命督師，封疆重任，調度一省機宜，怎麼出此拙算？好柳俊。為今之計，莫若挑選輕兵，更番出戰，以疲賊眾；夜則多置火器，出劫賊營，輕進速退，左出右入，使賊晝夜不得安息，疲於奔命；再命一將，分兵在外，扼要據險，聲言奪其巢穴，既可擾其內顧之心，且成內外犄角之勢；再令一人檄四方，徵兵會剿。如此則群賊授首，可立而待矣。」

李績大喜道：「原來你有如此經濟作用，可惜沉埋僕隸。但是一件：許參將曾出交鋒，官軍不利，心中自懷懼怯；若再著他出戰，必有挫衄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小人前曾說過，弓馬亦曾嫻習，若有用處，願助一臂。」李績道：「賊人經過戰陣，因是慣家；你雖善弓馬，卻未經與人拒敵，終是生手；況且你尚有主人，怎可作此勾當？」柳俊道：「賊人雖是慣家，但我看來，料非九頭八臂。古來豪傑，也都是崛起蓬茅，且等我去殺他一陣，若得靠老爺的洪福，殺退賊兵，我自隨主人北去，有何不可？」說得平淡。李績大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便是你發跡之日了。署後有一射圃，盡是寬大，我於明日傳齊眾將，與你比試一番；若果有可觀，便令你出去廝殺。倘能斬將擄旗，凱旋之日，即行題請，補授得一官半職，也不虛了你的抱負。」當下二人講得投機，甚是得意。時已漏下三更，便各自歇息。

到明日上午，李績傳集眾將，同柳俊一齊到署後射圃中來。李績升廳坐下，開言道：「賊兵困本城已有多日，汝等都畏刀避箭，不肯請戰，難道本部院奉命剿賊，豈因汝等畏避，便不發兵？明日本部院點齊兵馬，出城交戰。今日先將汝等演習一番，以便臨陣。」乃指著柳俊道：「此子柳俊，弓馬頗知一二，明日也差他出陣一遭。」眾將官齊看柳俊，但見柳俊：面方耳大，齒白唇紅，兩道鐵眉，一雙秀眼，膊闊三停，身長六尺，腰圓背厚，四稱五當，眾人心裡都贊：「好一個少年！」李績便令柳俊穿戴了一般盔甲，兵器架上取了一把大桿刀，就將自己的馬整頓好了，飛身上馬。柳俊要揶揄手段，抖擻精神，舞動刀法，左盤右旋，前擋後截，開托四門，施為三縱，渾身上下，團團一片，明蟾遍體，紛紜飄拂，千尋素練。是一把刀。眾將官齊聲喝采。李績看了，歡喜不勝。柳俊舞罷刀，復聳身下馬，面不改容，略無喘息。李績道：「柳俊刀法甚精，但不知汝等高下，可一齊披掛了，各持木棍，上馬比試，庶使性命不傷，又見了你等武藝。」許參將便把嘴努著曹虎山，曹虎山為人勇直，便從眾中躍出道：「我便與柳俊比武！」忙披掛完備，兩人各持木棍上馬，一往一來，未及八回九轉，曹虎山發下早經一棍，翻跟斗跌下馬來。眾將中惱了游擊周泰，道：「不好！老戰慣家，卻被小子所算！」也不披掛，手持木棍，一躍上馬，掄動棍梢，望柳俊劈頭打來，柳俊忙用棍迎住。鬥到四十回合，周泰棍法不亂。柳俊使一個旗鼓勢，把棍梢向周泰眉心直點將去；周泰忙用棍向上擡，轉勢直磕下棍梢，便從柳俊右脅下擡來；柳俊眼快手捷，順勢夾馬一迎，早把周泰的棍在脅下夾住，隨便提起棍梢，向周泰肩窩裡只一點，周泰招架不及，撒了棍子，從馬背上倒撞下地，眾將齊聲喝采。柳俊下馬上廳，周泰羞慚滿面。獨有李績在廳座上幾乎喜殺，乃道：「柳俊果好武藝，明日便出去立個頭功！將來都是為朝廷出力，汝等也不必羞慚，也不必歡喜，都過來大家相識了，不可各存芥蒂。」許參將等便與柳俊重新相見了。

當下李績打發各官散去，便於後堂設宴，令柳俊坐下飲酒。柳俊吃驚道：「老爺是朝廷大臣，小人是人家賤僕，怎敢共坐？卻不折殺小人！」李績道：「從來做上官的，每每看得自家尊貴，不肯收拾賢才，往往致豪傑忿怨，上下離心，便不能收得人之效，反藉口天不生才。試想周公以製作禮樂之聖，居帝王叔父之貴，尚且一飯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，如此接待天下賢士；孔子尚說『使驕且吝，餘不足觀』。今人何等學問，輒敢自尊自大，拒絕豪傑？自然做一個鄙夫，成一個廢品而已。眼前這些受享尊榮，總歸無益。所以我自從入仕以來，時以此情自警，故再不敢驕慢待人。李公才是個有學問人。豈今之從政者哉！今見你弓馬甚好，明日若出去殺退賊兵，一可免生靈塗炭，二來使我面上增下許多光輝，三來你的功名便從此始。古雲：『立賢無方，』又云：『將相無種』，焉知你將來不是個有官爵的人！何必拘定這些小節，你竟坐下，不須謙讓。」柳俊不勝感激，道：「人非木石，誰不知恩！明日倘能殺敗賊眾，總是老爺天威所加，亦是小人效命之日。」當下便磕頭謝了，坐在側手飲酒。李績遣去家人，止著一個小廝服侍。飲酒中間，互相議論，大家快意。李績又題柳俊一個表字，以便稱呼，叫做柳延秀，名字原叫柳俊。柳俊又下席謝了，夜分席散。

明日侵晨，傳令軍士飽餐，李績給發柳俊黃金鳳翅盔一頂，連環鎖子甲一副，戰馬三匹，大刀一把。就令柳俊在大堂上裝束了，點兵三百，出城交戰。又令許景升、曹虎山領兵二百，在後接應；又令周泰領兵一百，協助柳俊；自己打轎到城樓觀戰。四門都令知府等官，分督民夫守城。

卻說柳俊統領三百人馬，出了東門，指揮軍眾，擺開陣勢，喚賊帥打話。苟黑漢綽槍上馬，帶了頭目，統領兵卒，離營殺來。相去官軍一箭之地，把兵馬一字擺開，一對對展過門旗，當先出馬。只見對面官軍隊裡擁出一員小將，勒馬提刀，甚是齊整。苟黑漢一見，大笑道：「原來那裡弄來這個孩子，也要出來廝殺！那個頭目去活捉將來？我大王營中正少歌童，拿來充補。」只見四頭

目張芳挺槍而出，大叫道：「孩子，快下馬受縛，免汝一死！」柳俊並不打話。刀槍並舉，不四合，刀中張芳左腿，跌下馬來，軍士剗了首級，往城樓上李績處報功。

柳俊橫刀立馬陣前，大叫道：「誰敢再來授首？」言猶未畢，只見賊陣中飛出一騎，乃是一頭目史振——他出身原係響馬，面如鍋底，須似鋼針，力大無窮，使兩把秋翎削鐵刀，騎一匹電烏騾馬——這史振舞動雙刀，拍馬大叫：「殺吾兄弟，誓不甘休！」柳俊一見，好生利害，便舞刀躍馬，當先迎住。兩人一往一來，戰至五十餘合，柳俊不見贏頭，史振亦無敗勢，兩邊軍士看得呆了。史振心下轉念：「這少年技藝頗精，不可力鬥。」便掩一刀，撥馬便走。柳俊大叫道：「賊人敗走，快些趁此勢殺過去！」把刀尖兩下一招。這正是柳俊合當發跡，所謂運也。周泰也認做賊將敗了，搖旗吶喊，大叫：「快些殺向前去！」陣後許、曹二將，也催動人馬，蓋地殺來，其勢如潮似浪，直湧過去。

柳俊緊追史振。苟黑漢心上也認做史振殺不過官將，故此敗回本陣；又見官軍如風滾至，想勢頭不好，撥馬便望陣後亂竄。賊中兵將見主子走了，一蓬風回身便跑。史振在馬上見這光景，大叫道：「不宜妄動！」怎禁得人勢走發，又兼鼓聲震耳，那裡禁得住？心上慌張，隨轉念：「我兵退走，我若也同一路走時，便自相踐踏；不若調轉這小將，分他的勢。」便撥馬刺斜而走。柳俊那裡捨得，也撥馬緊追。周泰是奉令協助柳俊的，哪敢走開？見柳俊追賊將望東南上走了，便撤了賊軍大隊，領了步下人馬，帶轉馬頭，望柳俊一路上追來。

史振正走間，只見前面一條大河攔住，水勢滔滔，不能飛越，心上便覺慌了。循河而行，不及半里，卻喜有一條大橋，原來這座大橋是跨充州大河，有名叫做「五豐橋」。史振便急趨上橋頂，橋下柳俊與周泰緊追也到。史振在橋上勒住馬，掛下刀，拈弓搭箭，覷清柳俊射來。柳俊正到橋腳下，只見史振立住馬，忽聽得弓弦響，柳俊急把身子藏在鞍轡裡，只聽得那箭風在頂門上過去，早聽得後面有人倒了，為將者，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。柳俊也不敢回顧，把馬一夾，直飛上橋頂。史振措手不及，柳俊提刀，照頭一劈，史振連肩帶背，劈下馬來，柳俊就地取了首級。回馬看時，原來中箭的便是周泰；只見眾兵救起，幸喜是肩窩裡著箭，性命不傷，棍也打在肩窩，箭也中在肩窩，周泰肩窩大是不利。扶在馬上，一齊轉來。只見許景升等追殺賊人一陣，也收兵回轉，一齊入城。

李績慌忙下城，迎住慰勞。柳俊獻上賊將史振首級，李績不勝大喜。率領將士到衙署內，計點兵卒，不折一人，所獲輜重器械無數。李績大喜道：「本部院識人謬，今柳俊果然成此大功！又不曾傷折一卒，雖則周將官帶傷，卻也無礙。」便令周泰回署調治。當下大擺筵宴，犒賞軍功，各將依次坐下，盡歡而散。

李績退入後堂，柳俊亦在側坐下。李績道：「今日一戰，我已見你的才能，賊亦不敢正視此處。明日我就命你做個中軍，待後來滅了賊黨，自然題請授你官職。」柳俊起身拜謝道：「今日戰勝，憑藉老爺洪福，得以僥倖成功；後來全仗老爺提撕，使小人稍得寸進。」李績道：「這總是我的本懷，你不須多囑。自今以後，凡有事稟我，不論在私衙、堂上，你自己只稱『卑職』才是。」柳俊又起身謝了。李績道：「你前日說晝則輕兵出戰，夜則火鼓劫營，不知今夜可以出劫賊營否？」柳俊道：「不可。賊當新敗，防禦必嚴，若往劫之，反遭其害。待明日再殺他一陣，當不戰自走矣。」李績點頭道是。按下一邊。

且說苟黑漢敗走，約二十餘里，方收兵暫住。打聽官軍已轉去了。但見敗殘人馬，四分五落，漸漸聚攏過來，只不見一頭目史振，料是被官兵殺了；計點兵卒，折去三百有餘。苟黑漢大哭道：「我手下十二個頭目，今日三分去一。史將軍智勇雙全，我靠他成事業的，今日一旦死於非命，叫我與誰人成事！」哭未畢，只見眾頭目一齊不平道：「難道史大哥是人，我們是鬼？古人有言：『勝敗兵家常事』，大王怎說這沒志氣的話。看我們明日與官軍交戰，管叫殺得他片甲不回。大家快些轉去，仍把城池圍了！」當下聚齊人馬，尚有六七百人。正走到半路，只見山側擺開一軍，為首有兩員將官攔住。苟黑漢一見，大驚道：「前面官軍阻路，如何是好？」二頭目韓玉發惱道：「大王平日何等英武，今日就這般害怕！」便挺槍躍馬向前。只見對面兩將齊叫道：「來的軍馬可是苟大王的？」韓玉聽得聲口和好，便道：「正是。」只見兩人滾鞍下馬，拜伏道旁。韓玉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卻只般下禮？」卻好苟黑漢也到，便問道：「我便是苟大王。你二人卻是何人？為什麼這般下禮？有何主見？」只見二人高聲稟道：「我兩人係山中響馬，聞得大王威名，久欲依附，恨無進見之策。昨日卻有這班四百人眾，都是青州府道標名下馬軍，因裁革了糧，要撤回他的衣甲馬匹，與地方爭鬧，因此罹罪，不忿氣，願落草勾當。某二人收留部下，情願大王麾下效勞。另有白金千兩，以助軍資。方才正到半路，聞得大王與官軍交戰不利，正欲前來助一臂之力，不意此地遇見，實出萬幸！」苟黑漢大喜道：「難得豪傑同心，快請起相見。」二人立起站著。苟黑漢道：「二位豪傑尊姓大名，也請教了。」一人道姓錢名奇，一人道姓賀名豹。苟黑漢看這兩人，各身長八尺，虎膊狼腰，怪眼獠牙，猙獰出眾，果像兩員大將，暗暗心中喝采：「不減史振一流；」再看四百軍兵，一個個盔甲鮮明，旗槍齊整，都坐的高頭大馬，心下不勝大喜：「我有這一枝人馬，那怕他什麼鳥官軍！管教打破城池，可以橫行無忌。」乃道：「我大王今日少挫軍威，必思報復；既承二位仗義，可領本部先行，前往舊紮營盤所在，照舊四門圍下，務期必克，以雪今日之恥。」錢奇道：「小將願出死力，少見微長。」便一齊上馬，統本部馬軍，當先開路，復到舊處紮下營寨，分兵四門攻打。錢奇二人獻上千金，並四百人冊籍。苟黑漢謂眾頭目道：「今日戰敗，城中必敗我懦弱，當有劫營之事。柳俊有見。可傳令四門各營，不許卸甲。」眾頭目得令，自傳諭去訖。

一夜無話。到明日上午，錢奇二人入營參見，乃對苟黑漢道：「小將二人初來，願出去見陣一遭，立個頭功。」苟黑漢道：「城中有一員小將，甚是利害，二位須要小心在意。」錢奇道：「大王放心。」便令了四百馬軍，同賀豹二人，在城下搦戰。守城軍士飛報部院處得知。

這日早晨，各將及柳俊參見過，李績面付柳俊摺諭委牌，並憲札一張，金做巡撫中軍，領旗守備，領標兵三百，柳俊當堂謝恩訖。李績又於府庫內支銀二百兩，賞賜柳俊，以供日用；又看一民房，借做中軍衙署。柳俊歸到署內，隨有部下千百總及各百隊什伍各參見，又有各官俱來稱賀，一時真個榮耀。正是：

半生伏櫪泥沙困，今朝展足康莊迅。

果然平地一聲雷，男兒到此真豪俊。

柳俊在署，隨著三四個少年伴當並廚夫火夫數人，進署服役。柳俊驗明收用。上午時候，正留各官吃飯，只見部院處來傳，便一摺到部院衙門，知有賊將城下討戰。李績傳進各官，照依昨日號令，調撥出城。李績原到堞樓上觀看。

當下柳俊披掛完備，統領本部，殺出城門；許景升、曹虎山亦領人馬在後接應。兩下迎住，柳俊當先出馬。只見賊陣前兩員賊將，甚是雄猛，背後一派都是馬軍。柳俊心下想：「昨日不見這些馬軍，今日卻自何而至？」更不打話，舞刀向前，錢奇亦舞刀抵住。戰不十合，賀豹持斧，雙出來攻，這邊官軍陣裡曹虎山挺槍抵敵，兩對兒在戰場上轉燈兒廝殺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只見一陣血飛，卻是曹虎山坐下戰馬，被賀豹一斧劈去了半個腦袋，早把曹虎山跌下馬來；許景升急拍馬向前，抵死救回。賀豹便夾攻柳俊。許景升只好救回曹虎山，無心交戰；獨剩柳俊一個，漸漸支架不來。苟黑漢在陣前，看得光景得利，忙令韓玉、張興、王起、彭文四個頭目，一齊出馬。賀豹嘴裡唸呀一聲，四百軍馬一齊衝將過來。柳俊料招架不住，忙喊：「後軍早退！」便掩一刀，撥回馬就走。官軍陣裡被四百馬軍衝開，四零五落，飛奔入城。賊兵直追至城下，城上炮石箭弩如雨打下，方才退去。李績計點軍士，殺傷一百餘人，喪折牙將一員。李績道：「賊兵勝敗，且不管他；只是那一隊馬軍利害，如何擺佈得他方好。」柳俊道：「賊兵強眾，難以交鋒；昨日並不見這些馬軍，今日不知如何而至？明日且宜堅守不出，待卑職思一計策，除去他的馬軍才好。」當夜歇過。

此時六月中旬，已有數旬不雨，天氣好生炎熱。柳俊只不出軍，外邊賊兵大聲叫罵，著實攻打。柳俊日日上城巡視，只見城外賊中馬兵，一隊一隊的紛紛向東南上去，連日如此。柳俊心下狐疑，便喚熟識地道的小兵，問城外山川地土。小兵道：「此去東南十里外，有一條大河，河上流有一渡口，水勢最急，土名叫做『囊沙渡』，其餘並無險要。」柳俊道：「為何叫做『囊沙渡』？」

小兵道：「向來傳說，古時有個將軍，於此囊沙過水，遇敵兵到，決水淹敵，因此叫做囊沙渡。」柳俊心下一想：「如今天氣炎熱，人馬焦渴，必是這班賊人就彼飲馬。原來名喚囊沙，古人曾行此計，我今何不依計而行？但未知賊兵的確，今夜且差一心腹能幹的，到彼畫一地圖，兼打探賊中馬軍去的消耗，再行計議。」當下發放小兵去訖。

到夜來，差一心腹牙將，吩咐了備細，夜縋出城：「到明日夜來，一鼓時候，必到城下伺候，入城回復。」牙將領命辦事。到明夜，依舊掩過賊寨，到城下聲喚；城上柳俊原令人接應的，聽得聲音，原把繩索扯起，便到柳俊衙內報知。柳喚至內室，牙將道：「果是賊軍炎渴，放馬渡口飲水。」便獻上地圖。柳俊看了大喜，忙到李績處說知。李績道：「為今之計若何？」柳俊道：「卑職有一計在此。」便向李績耳根邊，悄悄的如此如彼說了一遍。李績大喜道：「正合吾意。事不宜遲，速行調遣。」便傳集各將，吩咐如此如此。曹虎山與吳千總各領人馬，依計收拾器械，先乘夜出城，掩過賊營去了。正是：

眼前沒沒未知奇，堪歎庸人只相皮。

縱有天才邁千古，無權何處見施為。

且說苟黑漢見錢奇二人殺敗官軍，又見城中連日不出，不勝大喜；只道是官軍畏懼，把軍中事務一總任托錢奇。錢奇卻又是一個無知響馬，那裡有恁深謀遠慮？自恃勇力，放心怠惰，每日去囊沙渡口飲馬。這日又帶了合寨馬軍去，走到渡口，只見河水乾涸，崖岸直峭。錢奇謂賀豹道：「你看河水，昨日何等大，今日卻如此小了？」賀豹道：「你只看天氣這般炎熱，雨又不下，自然河水乾了。」錢奇道：「如此峭岸，怎麼下去飲水？」賀豹道：「不妨，我有道理。」令軍士削平一條岸口，叫把槍桿到河心點水，只得一尺多深。賀豹道：「可把馬一總趕下河去。」眾軍士得令，便把馬一齊趕入河中飲水。兵士都在岸上樹蔭底下，解甲歇涼。忽見上流頭水勢如山蓋來，那馬因岸高路直，急切裡縱跳不上，又兼河泥淤了馬腳，如何馳騁？還有軍士下河取水飲的，一時走不及，也被水漂去。岸上軍士見了，嚇得手足無措，登時鬧個沸反。錢、賀二人也驚惶無計，忙叫快些趕馬上崖，卻因止削得一處平岸，扯不得幾十匹馬。錢、賀二人還在那裡張皇，只見西北上一彪軍兵殺來，大叫：「中吾計也，快下馬受縛！」

你道此軍是誰？原來便是曹虎山。他昨日奉柳俊調遣，帶領二百步兵，各帶鎗搠，乘夜出了城門，偷過賊營，到囊沙渡上流窄狹處，挑土塞了河口，伏兵兩旁。至午上聽得下流人喊馬嘶，料是賊兵趕馬飲水，忙上山崗一望，果見賊兵都在岸上陰涼處歇息，馬都放在河底，便令軍士一齊發掘，水勢滔天，直滾下去，只見馬被水沖，都順流直瀉，遂喊叫殺來。錢、賀二人不知軍兵多少，先失了馬勢，心內也知中計，愈覺慌張，忙上馬依舊路奔回。部下都做了步兵，穿著重甲，跑得氣急敗壞；後面追兵又緊，便把盔甲沿路盡行拋棄。

到半路茂林邊，只聽得林中一聲梆子響，亂箭射出，有如飛蝗。錢、賀二人馬先著箭，跌下地來，登時俱被射死。眾軍士也一總射倒，還有跑不上的，被曹虎山追兵趕上斬了。你道此處伏兵何來？原來便是牙將吳千總昨晚奉柳俊計策，帶了一百名弓箭手，多負箭矢，一同曹虎山乘夜出城，至半路上茂林中埋伏，只等賊兵轉來，便一齊放箭。這時只聽得林前軍馬奔走，忙向前看時，只見賊兵都是步行，走得困乏之狀，料是曹虎山決水淹沒，便傳一聲梆子，一百弓箭手一齊放箭，不一刻，賊兵殲滅無餘。曹虎山追兵也到，便合在一處，尋了錢奇、賀豹二人首級，殺奔前來。

且說柳俊夜裡分撥曹、吳二將去後，到明日上城，觀看賊兵動靜。上午時候，只見賊中馬軍依舊向東南上去了，便令許參將領了一百大刀手，商議如此如此，許參將爵尊，故不曰「吩咐」，而曰「商議如此如此」也。從北門殺出；自己帶了二百人馬，殺出東門，到苟黑漢營前討戰。苟黑漢忙集在營頭目，殺出營來。兩下擺開陣勢，柳俊招動二百人馬，一齊向前。賊中韓玉、張興、劉士奎三騎齊出。柳俊抖擻精神，大叫道：「眾軍士，大家努力，今日務要擒住賊首，不得輕放！」眾士也發狠向前，無不以一當十。柳俊力敵三人，奮勇加倍；一聲吶喊，刀劈劉士奎落馬；張興失驚回顧，也被柳俊一刀斬了；韓玉兀是捨死抵住。苟黑漢在陣後見了，大驚不小。正在驚忙之際，只見各門頭目聞知東門交戰，齊來彙集，苟黑漢便令王起、彭文出馬，幫助韓玉；隨喚雷冬生、馮耀甫二人，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快去傳錢、賀二將軍，領本部馬軍前來策應。」雷冬生道：「我在北門圍城，適才已有官將衝殺出城，小將遮攔不住，放他望北走了。」苟黑漢道：「且莫管他，你二人快去傳馬軍來，以便廝殺。」二人得令，飛馬投東南而走。正遇曹虎山、吳千總合軍殺到，二人見了旗號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撥回馬便走。曹虎山一騎當先，大叫：「賊將休走！」扯滿弓放一箭，正中馮耀甫背心，倒撞下馬，軍士向前割了首級。雷冬生捨死奔回本陣，急向苟黑漢道：「錢、賀二將軍不知下落，小將未到半路，早有官兵殺來，馮耀甫已中箭身死，大王須快定計。」苟黑漢聞報大驚，正在憂疑，曹虎山軍兵先到，苟黑漢便自挺槍躍馬，戰住曹虎山，雷冬生抵住吳千總。

是時賊陣分作兩隊，前後受敵，韓玉正與柳俊死命鏖戰，只見自己陣上兵馬移動，料是不好，便掩一槍，撥馬便退；王起、彭文不敢抵敵，也回馬望本陣亂竄。韓玉奔回陣後，見苟黑漢正與曹虎山交鋒，不勝忿怒，挺槍便戰。後面柳俊催動人馬又復殺來，韓玉見不是勢頭，大叫道：「大王，事勢不濟，快些回本山去，再作計較。」苟黑漢便與王起、彭文、李上進、雷冬生五人，並作一路，殺奔山中來，獨留韓玉斷後。正走不上五里，只見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頭一將，乃是參將許景升，大叫道：「苟賊！你真非要逃回山中去麼？你的山寨早被我燒燬了，更欲何往！」你道這許景升自何而來？原來是柳俊定下計策，他料自己出東門廝殺，各門圍的賊兵便少，乃令許參將領一百大刀手，殺出北門，竟奔賊人山寨裡，殺了看守山寨幾個嘍囉，放一把火，燒了寨柵，然後回兵。柳俊原約定景升到東門接應，正遇苟黑漢敗走，卻打從這條路上走來，撞個劈面。苟黑漢大驚道：「城中兵馬甚少，今日又不見出馬，為何處處都有伏兵城中只得五六百兵，柳俊卻放得處處皆有，可見算計再不可少。阻住去路？如何是好？」王起道：「大王，我有一計較：濟寧離此不遠，馬大王現在濟寧，不如竟投他去，山寨已被燒燬，別無安身之策。」苟黑漢道：「也罷，你便當先開路，快傳語後軍韓將軍，竟望濟寧走罷。」當下不敢戀敵，且戰且走，竟望濟寧去了。許參將放過他頭目六人，及數百兵卒，其餘零星敗殘的，一齊獲住。

只見柳俊與曹虎山合軍追來，許參將說：「賊人已去多時。」柳俊道：「賊人既遠，不必窮追。」便收兵入城，到李績處獻功。柳俊獻上張興、劉士奎首級，許參將獻上所獲百餘賊兵，曹虎山獻上馮耀甫首級，吳千總獻上錢奇、賀豹二人首級，獻功處都依次敘出，毫不錯亂，見得有紀律處也。共獲輜重馬匹盔甲器械無算。李績大喜道：「這都是柳俊奇計，一戰成功。賊首卻往何處？」許參將道：「聽得賊人口裡說，望濟寧去了。」李績道：「還有多少人馬？」許參將道：「只有一二百人。」李績當下紀錄眾將功勞，柳俊自居上等。把所獲賊兵，願投軍者編入隊伍，不願者悉聽歸農；將盔甲器械給散眾兵，輜重暫寄府庫。擺下極豐筵宴，款待諸將，按下一邊。

且說馬述遠帶了朱海、吳有功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五員賊將，殺奔濟寧來。城中已知準備，乃令朱海攻東門，吳有功攻南門，自同曹明、仲大德攻北門，田慕承攻西門，圍得四城水洩不通。城中守將徐如海，是個公子蔭官，年方二十餘歲，前聞得鄰縣殘破，已嚇得心神恍惚；今見圍了本城，越發倉皇憂懼，便去州衙與知州商議。這知州姓賈，名一鶴，是進士出身，貪而且酷，待民如仇，百姓為事破家，死喪逃亡者不記其數。平昔輕欺徐如海，道他年少無知；今日見賊兵殺來，徐如海來商議，說話間未免急遽無緒，使笑道：「自古雲：『兵來將迎，水來土掩』，有何商議？」死活直推。徐如海道：「這是固然道理，但目下城中兵微將寡，賈老爺須出角文書，往鄰近借兵救援，保護此城，徐如海此等話也無差處。故此來與賈老爺商議。」賈一鶴道：「徐老爺，你做的是何官？偏說惡話。你既做武官，遇軍旅之事，便當自去料理，卻反來向我煩絮！」便把手亂攤道：「這也可笑之極。」與劉知州「豈有此理乎」一樣聲口，一邊卻是酸，一邊卻是惡。徐如海大增苦況，只得回去，與偏裨眾將計議。守備唐可法道：「州官既不肯出文告急，老爺且督率兵馬出城，憑著卑職們本事，殺他一陣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

明日賊兵在城外討戰，賈一鶴又使人來催。真正惡。徐如海不得已，令裨將唐可法、王如彪為左右翼，自總中軍，出南門交戰。遇吳有功大隊，兩下擺開。吳有功當先出馬，唐可法更不與打話，掄刀直取，戰至三十餘合，吳有功力怯，便撥馬而走，唐可

法大喊道：「賊已敗走，大軍快些殺向前去！」徐如海見唐可法得勝，便同王如彪招動人馬，蜂擁前來。追未五里，只聽得右邊鼓聲大震，一枝兵馬殺來；徐如海大驚，急令王如彪向前抵住。忽然間左脅下人馬紛紛亂竄，卻又是一枝軍馬殺來；徐如海吃驚不小，哪敢前行？撥回馬向城飛走。正走到城邊，猛地裡一聲炮響，一軍擺開，為首一員賊將，乃馬述遠是也。原來徐如海出南門廝殺，馬述遠正在北門大營，早有哨馬來報知，說官軍出南門，與吳將軍交戰。馬述遠恐吳有功一人有失，便急令曹明領兵二百，從西南抄出；令仲大德領兵二百，從東南抄出；自己統領大隊，從西南沿城腳一路抄來，伏兵於南門外左右，以截官軍歸路。正見徐如海敗回，便擺開軍士，大喝道：「早早下馬投降，免汝一死！」徐如海嚇得魂不附體，撥馬落荒而走。又遇仲大德殺來，乃於馬上大喊道：「四面皆賊，料無生理！」乃撥劍自刎。徐如海雖曰統攝，然能夠死節，賢於劉、賈遠矣。仲大德見徐如海自刎而亡，憐他少年忠義，恐亂軍踐踏，乃令軍士就於路旁楊樹下連甲埋之，然後掩撲官兵。

這時唐可法正追吳有功，只聽得後軍大亂，喧聲不止。軍卒忙來報導：「左右俱有賊兵殺來，主將不知何往，將軍急速回兵救城。」唐可法大驚，急回兵殺轉。吳有功見官軍轉去，知是城中有失，也從後反追將來。唐可法正走間，刺斜裡一軍衝出，截住去路。一員賊將，圓睜怪眼，大喊道：「吾乃大將曹明，敗將卻欲何往！」——原來就是王如彪抵敵的一枝軍馬，王如彪已被曹明殺了，故於此撞見。——唐可法舞刀便戰，未及三合，後面吳有功追兵又到，不敢戀戰，掩一刀，便取南路奔走。又遇仲大德攔住，不勝忿怒，舉刀便砍，仲大德料難取勝，便放開一條道路，讓唐可法衝將過去，止截住了後軍。

唐可法這一場狠戰，人馬俱疲，殺透重圍，已經身受重傷，離戰場二十餘里，方得下馬，喘息道旁。漸漸殘兵聚來，才得一百餘人，方知主將已自刎身亡，王如彪亦被賊將所害，不覺失聲大哭，百餘軍士亦揮淚不止，乃包裹傷痕，掙扎上馬，取路往汶上縣求救兵不題。

且說馬述遠既殺敗官兵，復圍城攻打。城中見兵馬沒有一人一騎入城，大家驚惶無措。賈一鶴方有些著急起來，督責百姓守城。還差了家丁，手持木棍，四城巡視；若遇百姓有怠玩的，便舉棍亂打；還坐在保甲人家裡，需索酒食。真是小人倚慣官府勢，當此性命危急之時，猶然狐假虎威，不知死活。濟寧百姓受這些家丁荼毒，愈發恨入骨髓，大家商議殺卻這廝。便暗暗約定，到黃昏左側，乘各家丁酒醉迷亂時，群起趕殺。這些家丁猶恃蠻格鬥，城內沸騰。城外賊人聽得這般聲息，料有內變，架起雲梯探望，見城頭一無防禦，便蟻附而上，乘間直入，各門同時殺進。比及賈知州聞此消耗，賊眾已搶入州衙，將賈一鶴一家良賤，盡行砍殺，共計老幼男女七十餘人，頃刻死於非命。——只因賈一鶴一身作事，全不顧天理人情，致百姓怨毒生心，賊眾乘機殺害，累那妻子女親朋僕婢，盡有忠厚無辜，一時皆遭慘死。

眾賊殺了知州全家，將賈一鶴的頭擄在槍上，報知賊首。此時馬述遠正率眾奔入城來，令將知州等屍骸燒燬，那些賊兵向無紀律，便恣行擄略。仲大德忙令心腹軍校，往徐如海及唐、王二將署中，救護他三家老小。意見不凡，終得好處。

當下濟寧城內鬧個沸反，直至天明，方稍平定。馬述遠既得濟寧，以為將來必圖成大事，不勝之喜，便鎮日的狂歌蠻舞，縱酒歡娛。乃令吳有功領兵五百，往宿遷助周、胡二人；其餘軍將俱留在濟寧，督造衙署，作久安長住之計。賊兵四出淫掠，百姓受累無窮，此時又渴望官軍前來剿滅。

馬述遠一日正在衙署中同擄來幾個婦女飲酒取樂，忽見軍士來報導：「兗州苟大王處，差頭目在外候見。」馬述遠即便出堂，見是苟黑漢部下第六個頭目王起。王起叩頭畢，馬述遠先問道：「今日為何來此？」王起便將那喪兵折將、今來投奔的始末，細細說知。馬述遠聽畢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前日我等在你大王寨中，你們極不合自恃頭目眾多，妄自尊大，強為三路盟主；今日卻殺得大敗虧輸，損兵折將，進無所得，退無所守，只見敗來投我。若當日推我為盟主時，自然發遣你等行事，都有接應了，何至如此喪敗！」乃對王起道：「你先去請來，我隨出城接他便了。」王起諾諾而去。

馬述遠故意遲延，慢慢的擺齊軍馬，尚未到城門邊，已見苟黑漢進城。馬述遠在馬上拱手道：「苟大哥別來無恙？」苟黑漢滿面羞慚，勉強答道：「我智淺才疏，遂至喪敗；今見大王，使我羞赧無地！」乃並轡入馬述遠署中。各相見過，苟黑漢極其推獎，深自貶抑。馬述遠高視闊步，旁若無人。乃問道：「苟大哥還存多少兵將？」苟黑漢欠身答道：「頭目只存五員，兵卒不滿二百。」馬述遠大笑不止，道：「你看我如今雄據三城，帶甲數萬，四方豪傑，率眾歸心，未嘗損折一兵一將。目下宿遷將破，眼見圖成大業，建立奇功。苟大哥學我帳下勇士，尚不能及他將來富貴哩！」小人得志便顛狂。苟黑漢聽到此句，氣得口都不開。馬述遠乃令備酒接風，自己與苟黑漢面南坐下，兩旁頭目分賓主東西敘坐。

酒至半酣，馬述遠開言道：「前月尊寨相聚，苟大哥不自揣度，便為三路盟主；豈期今日如此狼狽，深為可恥。又聞得李兄弟處，竟大不妙了。映帶周匝。若那日推我為主，便有調度出來，你等亦不至有今日！」說罷撫掌大笑。苟黑漢滿面發赤，低頭不語，明知馬述遠恃功傲侮，然此時威勢俱無，只得含忍。

忽見東邊坐中一人高叫道：「忍不得了。」馬大王何得出言不遜？雖我大王新敗，然志氣未磨，英風仍在，豈不聞漢高祖七十二戰，皆敗於項羽，後來一陣成功，圖成天下。馬大王雖則今日破了幾處城池，也未知後來如何結局，怎麼便以言凌虐，待人不堪！」馬述遠視之，乃韓玉是也，韓玉也讀兩句書。不勝大怒，推桌而起，放聲大喝道：「好一個無知狗賊！你的平昔底裡，我豈不知？你平昔在地方鼠竊狗偷，人所不齒，豈是我們豪傑一類！你大王尚且不言，你是何等樣人，敢於放肆！左右，為我擒下！」言未畢，西邊坐內搶出朱海、曹明二人，把韓玉擒到階下，韓玉料無生理，便放聲大罵。馬述遠手自拔劍，趕下堂來，如畫。照頭一剝，登時結局；怒猶未息，令階下武士亂刀剝成肉醬。

這時苟黑漢看到此處，不由不惱，極其不堪，不得不惱。也推桌而起，掣出劍來，指著罵道：「雖我一時兵敗來投，昔日也曾為盟主，也該讓我一分；你這般出言無狀，我大王只索含忍，為何把我頭目如此處置？在我跟前毫無顧忌，情理何堪！不與你決一死生，誓不甘休！」便揮劍砍來，馬述遠亦舞劍抵住。真正一班強盜，成得怎麼事業。王起、彭文、雷冬生、李上進四個頭目亦揮刀相助，這邊朱海、田慕承、曹明、仲大德亦撥劍向前，恰好一個對一個，在堂上鬥將起來。因這自相殘殺，有分教：王師已伏恢復之機，暴寇漸成喪亡之勢。未知誰勝誰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柳俊五豐橋斬將功勞，不若囊沙渡破賊為大。可見勇在次，而謀為最。然亦不必自己出，古人遺計俱在，依樣畫葫蘆，便亦能成事，但須因時制宜耳。